

历史唯物主义中“物”的本体论意蕴

陈永杰, 杨朝霞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在对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知路批判中, 马克思创造性地转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融入其中, 确立了“感性活动”即实践的本体论立场, 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物”的本体论的崭新意蕴。可以说, 正是由于这场本体论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感性直观“纯粹物质”的形而上学建制, 有效证成了共产主义从逻辑存在到现实的感性实存的可能性, 使唯物史观真正通达和切中了社会现实。

[关键词] 感性活动; 唯物史观; 本体论; 社会现实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3-0052-06

历史唯物主义中“物”的本体论意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拱心石, 并构成了其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石。如果离开了这样的拱心石, 实现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切近阐释是不可能的。然而, 目前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的本体论意蕴仍然是蔽而不彰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仅仅理解为感性直观的对象, 退行性地跌落为知路范畴中作为认知对象的感性杂多; 或是脱离感性活动, 脱离辩证法, 形而上学地诠释为脱离实体性内容的纯粹思辨概念。因此, 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本体论意涵, 消解知路和形而上学的解读方式, 成为关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宏旨的重要议题。

一

现实的社会历史是由感性活动——实践所规定和建构的。这是马克思发动本体论革命的立足点也是重要的理论成果。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1]54} 可以说, 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原则就是感性活动即实践原则。马克思是在对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感性直观的“纯粹

物质”的知路批判中, 创造性地转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将其融入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之中, 确立了“感性活动”即实践的本体论立场。

历史本质上是由感性活动——实践构造而成, 世界历史是世界在人的感性活动中的改变过程。马克思认为, 历史是世代相继的人的感性活动史, 自然界(感性世界)不是单纯直观的对象, 直观者(人)也不是单纯的感觉的主体, 两者都是感性活动——实践的产物; 在感性活动之历史相接的基础上, 人们形成并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这意味着当我们去认识世界的同时, 就已经参与了对世界的构造; 世界不是在人的思维活动中的改变、不是被先验地规定出来的, 世界的改变过程与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是一致的, 感性活动的历史展开同时就是世界历史的改变。

在哲学史上,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被看作是唯物主义的开端。当时的哲学家把无固定形态的水、火、气等具体自然物质视为世界的本体, “人们之所以将自然哲学家的理论称之为唯物主义, 大概正在于其以‘质料’即 matter 解释世界, 这种解释世界的方式自然便成了 materialism 即‘质料论’或唯物主义”。^[2] 近代以来, 由于资本的逻辑促成了以认识论思维方式解释世界的机械唯物主义, 资本要求对世界进行高度数学化计算和控制, 机械唯物主义者

[收稿日期] 2016-12-07

[作者简介] 陈永杰(1972—), 男, 上海人, 哲学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 杨朝霞(1989—), 女, 河北邯郸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视“物质”为刺激我们的感官形成的、可以以数量关系规定的、具有广延的物质实体。培根更是以“知识就是力量”一语道破了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知识论的基本定向。大体上,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将“物质”理解为知性思维所能把握到的感性对象,并且无以复加地抽象出所谓“共性”,以便于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控制。

与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不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本质地关联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的本体论意涵。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这般的关联性作用?这需要我们些许驻足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变革图谋当中。费尔巴哈将唯物主义的“物”等同于感性的人或自然界,“感性的、个别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3]68}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确定了人的感性本质,把感性的人的本质理解为唯物主义的基础,并且把唯物主义的“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感性对象性关系。无疑,费尔巴哈试图跳出形而上学抽象的、知性思维的范围,以反理性形而上学的方式初始地尝试跃出抽象的理智专制唯物主义的基本构架。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立场的转换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划时代的意义。

颇为吊诡的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高举感性对象性的理论旗帜,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唯物主义的基本准则,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还是无奈地窒息于形而上学意识内在性的基本建制——意识‘自身使当前化’”^{[4]120},以致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物”最终依旧沦落为“纯粹物质”。应当说,感性客体不能离开人,费尔巴哈自认是人本学的唯物主义,但只把感性对象当作客体,而没有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对象。

费尔巴哈不仅将自然界当作感性直观的对象,对于社会生活亦是如此。这对于批评理念本体论脱离感性、把感性抽象化,用理性规范外部事物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费尔巴哈想要研究与思想客体完全不同的感性客体,然而,由于他把人类世界建立在了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就根本没有理解感性活动即实践的本体论价值,那么,其哲学依然处在知识论范畴中。如果没有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则只能达到现象学原则的第一个层面——直观当下的社会事实。因此,费尔巴哈的学说对现实社会没有任何批判性的力量,而只是以感性直观的原则重新解释了现存的世界,这种重新解

释其实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重新承认而已。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变革图谋不幸地落入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之内,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费尔巴哈保持着形而上学的知识论传统。他把人的类本质归结为感情范围内的理性、意志、爱,因此,其唯物主义中的“物”只能是感性世界的经验性存在,“物”自然地被人 的类本质悬搁了起来;也就是说,人的类本质已先行被设定。第二,感性直观立场的限度。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感性直观与思维有别,直观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了解事物,意味着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与形而上学通过意识的表象构成事物相对立。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明确地将表象和直观区别开来,初始地意味着费尔巴哈与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脱离。另一方面,“只有为思维所规定的直观,才是真正的直观。”^{[3]179}可以说,费尔巴哈并不是仅仅将思维消解掉,而试图在理智思维与直观联盟的基础上谋求建立生活世界的真理。当费尔巴哈将直观与思维联盟,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实际上既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意义。然而,费尔巴哈的变革图谋仍然无法逃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意识内在性的天命。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作为我思,从此以后就成了一切确定性和真理的基础。”^{[5]95}这成为形而上学“我思”内在性、持存性的隐忧。

不消说,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彻底地摆脱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藩篱。更不消说,马克思主张理论要切中社会现实,成为批判性的力量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如巴雷特所说,“非理性主义把思想领域交给了理性主义,因此也就秘而不宣地分享了论敌的假定。需要一种更加根本的思想,把这两个对立方面的根基都挖了。”^{[6]218}这里所谓“更加根本的思想”是指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止步不前的地方,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创造性地整合于其中,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感性活动的本体论翻转。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先行站在了主客分立的错误立场上,将“物”仅仅当作感性客体,对其进行直观;而唯心主义的进步意义则在于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对象,充分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可惜只是抽象地发展,因为唯心主义不知道感性活动的意义。由此看来,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活动原则是隔岸相望的,而马克思要强调的是感性活动原则在本体论领域中的地位和价值,由此实现对

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批判与超越。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实现双重批判与超越的出发点和前提,也是马克思在主体论领域的重要工作。马克思所谓的主体既不是费尔巴哈生物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主体,也不是唯心主义的纯粹思辨主体,而是“现实的个人”,这里显然已经渗透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中,辩证法的原则就是能动的原则和历史的原理,就是主体的‘活动’——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7]255}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其中活动原则是感性活动的原则,主体则是感性活动中的主体,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被马克思转换成“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的辩证法。此一转换解决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乖离现象。在马克思那里,感性活动的辩证法不断地呈现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性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如此便合理有效地解释了历史的生成性特点,是一种不断变化之中的过程。马克思的辩证法达到并深入“现实的个人”的具体生活当中,这意味着跳出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正是在“现实的个人”的历史之总体的感性活动辩证法中,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才前来于我们真正照面。

二

通常人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物质与精神的复位,即把精神的辩证法颠倒为物质的辩证法。那么,马克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创造性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

首先,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8]97}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把人设定为“无人身的理性”,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在意识内部兜圈子形成了绝对知识,这种辩证法其实仅仅只是抽象的、非批判的绝对知识的形成过程。其次,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同样包含着惊人的、批判的形式,“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8]101}马克思将唯心辩证法转换为“现实的个人”的辩证法,人不是固有的抽象物,而是通过感性活动自我生成的人。马克思将以抽象的思辨方式表达的历史转换为现实的人的实践过程。简言之,马克思联合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概念立场的本体论,将黑格尔抽象的辩证法转换成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的辩证法,并且,创造性地将其整合进历史唯

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中,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感性活动本体论立场的确立。这一确立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不再是费尔巴哈直观的感性客体,也不是黑格尔的概念本体,而成为关联着现实的感性活动亦即现实的个人的历史生成性。如此,马克思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双重批判与超越。

在马克思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要求本体论领域的革命,其核心思想是:感性活动规定出事物来,于是事物如此这般地向你呈现。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论解释,但并不是对世界的观念性解读,也不是重新规范这个世界,而是对当下实践的本质构造和必然趋势的说明,并且内在地包含着改变世界的理论要求。只有具备实践本体论前提,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改变世界的理论要求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马克思不能不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整合进唯物主义的基础中,实现了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的本体论立场的根本转换。唯物主义的“物”不再是感性的杂多,也不再是纯粹的抽象概念,而是物质性的感性活动即“现实的个人”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及其变动结构。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在历史环境中生成、再造并不断发展人本身,人的在世方式就是不间断地进行着感性活动的同时改变着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脱离人的感性活动来认识感性世界,“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1]528}历史是每个时代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是共同的感性活动的历史,因此,不得不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工业、商业以及其变动发展结构为历史的运动和人类的历史诞生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的世俗基础,这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就此形成一部现实的个人的历史。近代以来人的对象化实现形式是工业活动,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工业及其发展史和生成现实的人的作用,马克思曾说,它“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192}工业和商业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工业这种生产方式是先前劳动形式在自我否定中生成的新劳动形式,彰显了资本主义时期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力量和存在方式。

马克思进一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还原了“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历史性原初关系的四个方面,这些原初关系准确地揭示

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物”的实践本体论意涵。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解决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本身。”^{[1]32} 现实的个人一开始就不得不与物质生活相关联,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简言之,现实的个人不是现成的,而是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生产着人本身。不难发现,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其变动结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轴。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逐渐领会到了物质利益对人类的意志和行动的支配作用,而且这种物质力量是现实社会、国家的基础。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都植根于黑格尔所描述的18世纪“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之中,物质利益的力量是要揭示黑格尔法哲学中前逻辑、前反思的东西。在写作《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进一步认为这种物质生产的实践力量的阐明应该到市民社会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根据。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32} 换言之,新的感性需要的再生产是人的感性自由、感性需求、自我个性解放的必然要求,是人自身的历史性解放。人的感觉的解放是同现实的自然界的“物”发生关系的,“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8]86} 新的感性需要与“物”的关联性确证了人的主体性是以感性自由、感性丰富性为基础,而不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所解释的思维的自发性、理性的自我。

历史活动的第三个方面是由家庭繁殖形成最初的生产关系,“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1]33} 这也就形成了以家庭为核心最初的自然关系,这种关系是感性的,不需要纯粹思维做前提。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新感性需要的引起,家庭关系便成为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从属关系;也就是说,家庭表现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最初的生产关系。

此时,“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34} 历史活动的第四个方便立即表现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所形成的普遍的社会性生产关系,即社会关系。随着人口、新的感性需要以及家庭共同活动方式的

进一步发展,这种共同活动的方式必然同许多个人联系起来,形成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感性活动处在一定的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普遍性的、社会性的生产方式变动中。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许多个人共同活动的方式,彼此之间进行感性交往的形势,并非脱离了人的感性活动的天然客观关系,其基础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生成的普遍交往的必然形式。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实际上是人们不断创造性地满足感性需要而进行社会生产生活的多个侧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关系的角度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物”的本体论内涵,“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9]591} 显然,马克思并非视人的本质为寂寞无声的类的抽象共性,也不是仅仅要提出一种人与动物的自然性存在状态不同的社会性存在状态。“在其现实性上”意味着马克思要深入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来解析人的社会性的感性基础,即现实的个人不是纯思的自我,而是在感性活动中生成和自我构造。

三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也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还常常将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并称。为什么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人们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曾经表达过千百次,但对实际的历史进程毫无影响。因为在观念上无法破除私有财产控制人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的力量只能用感性活动的物质力量来摧毁。私有财产是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社会力量,本质上是异化了的感性力量,这种力量是无法用观念来改变。

历史唯物主义清晰地告诉我们,观念的变革并不可能带来现实世界的任何变化,要用感性的力量来消灭私有制,这正是共产主义的目标,也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感性世界自我批判的具体表征。因此,共产主义本质上要承认唯物主义,而且这种唯物主义只能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既不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也不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只有实践的唯物主义天然地意味着对私有财产的扬弃,超越了以往唯物主义改造社会的软弱性。

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社会化了的人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

条件下,资本逻辑实质上是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对当下具体劳动的统治,因而共同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表现为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具体劳动生产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交换价值的增值即资本的增值为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意味着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要统治具体劳动。因此,共产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最终要实现人与人的彼此创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对共产主义做出了感性活动——实践本体论论证。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要论证共产主义从逻辑潜在到真实的感性实存转化的可能性契机。基于此,我们才有可能消解对共产主义实证化的解读方式。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8]81}大致看来,这段简短的共产主义论说存在着理想性和现实性双重维度。之所以说是理想性的,主要是共产主义体现着对“现实的个人”的本质——感觉的人类性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表现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而进行的扬弃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然而,这种理想性和现实性并不构成与人的感性活动无涉、外在于人实证化了的共产主义。毋宁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转换之后,建立在人的社会性本质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

唯有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变革,共产主义才能从理想的逻辑存在过渡到现实的感性实存,因此,共产主义的双重维度便转化为:通过批判社会现实来揭示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维度。马克思认为,社会交往形式的首要意义在于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为中心进行着共同的感性交往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不是实证化了的历史终点、历史等待和历史乌托邦,而需要我们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动结构中理解和领会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现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消解,体现着重建有“个性的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想。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解除了人的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成为不依赖于私有财产而存在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性的

物质生产活动自发地强化了人的社会性联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了保证其生存和自主活动的目的,就必须通过社会的、普遍联合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占有以往生产力的总和,消除旧有的生产方式,回归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际上具有经济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1]77}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一开始便同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存在必然关联。一言以蔽之,唯有从感性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维度考察共产主义,才是符合唯物史观的表达方式。

显然,阐释这样一条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建有个性的个人、回归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是建立在揭示唯物主义“物”的本体论内涵基础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9]83}矛盾、冲突即是从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生长出来的。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在理论思维的活动中获得人的意义的世界,而是在感性的人的活动中获得。毋庸置疑,马克思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遗产。“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44}由此,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动结构的基本内涵出发,对于共产主义做出的是实践本体论论证。马克思以其本体论变革之后的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任何试图抛弃感性活动的理解、任何想超出现有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的解释都将沦为主观的臆想。

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双重批判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感性活动——实践本体论立场,敞开了唯物主义“物”的新内涵——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及其变动结构。应当说,这是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物”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本体论意蕴,理解共产主义的不二法门,同时,也构成了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境遇。总之,历史唯物主义中“物”的本体论意蕴关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富思想,唯有从现实的感性活动——实践出发,才能真正通达和切中社会现实。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5.
- [2] 王南湜. 认真对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征的再理解[J]. 哲学研究, 2010, (1): 14.
- [3]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4]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夏镇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5] 海德格尔. 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M]. 赵卫国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 [6] 巴雷特. 非理性的人[M].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92.
- [7] 吴晓明, 陈立新.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谢光前)

Ontological Implication of “Object”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EN Yong-jie, YANG Zhao-xia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riticism of old materialism, especially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in Feuerbach’s visual materialism, Marx creatively transformed Hegel’s dialectics and integrated himself into it, thus establishing the ontological position that ‘sensitive activity’ is practice and illustrating the brand new ontological implication of ‘object’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this ontological change that extricat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metaphysical system of perceptual intuition and pure material; that provides effective evidence to the possibility of communism’s existence from logic to perceptual reality and mak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ccess to and strike at the heart of social reality.

Key words: Sensitive Activit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tology; Social Reality